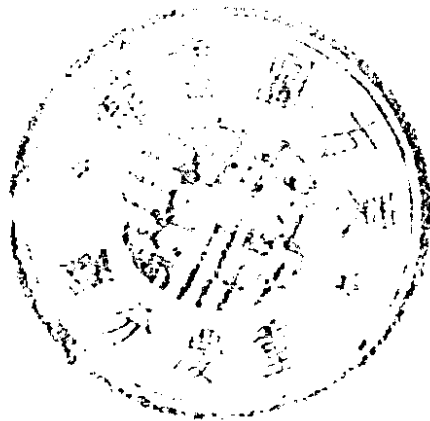


棄

婦

文學研究會
通俗戲劇叢書第三種

侯曜作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棄婦

侯曜作

通俗戲劇叢書

—3—

1926

目次

第一幕	夫婿輕薄兒		一
第二幕	世情惡衰歇		一九
第三幕	吾謀適不用		三七
第四幕	幽居在空谷		五〇
第五幕	斯人獨顛顛		六四



3 0614 2821 9

棄婦 目次



一

854.6
907-5
2

劇中人

吳芷芳 年約二十三歲的女子，受過中等教育。

王其偉 芷芳的丈夫，年約二十五歲。

王老太 其偉的母親，年約五十歲。

採蘭 芷芳的陪嫁婢，年約十八歲。

楊素貞 芷芳的同學，年二十五歲。

楊仲甫 素貞的伯父，年約四十五歲，民聲報館的總經理。

陳奇 民聲報社之編譯員，年三十歲。

何勇 民聲報社的書記，年三十歲。

崔蘭芳 女權運動會會員，年二十餘。

夏冰弦 女權運動會會員，年二十餘。

倪光珠 女權運動會會員，年二十餘。

棄婦 劇中人

二

王舜娥 女權運動會會員，年十八歲。

李友梅 女權運動會會員，年三十餘。

王大年 舜娥之父。

李大媽 年四十餘。

李大毛 李大媽的女兒，年十六歲，未曾受過教育的女孩子。

金二嫂 貧苦婦人，年三十餘。

王三姑 貧苦婦人，年三十餘。

小寶寶 貧女，年十八歲。

悟虛 老尼，年五十餘。

馮仁恨 警長，年約四十餘。

土匪 三人。

樵夫 二人。

第一幕

時間 民國十一年。

地點 中國北京。

登場人物 吳芷芳

王老太

王其偉

楊素貞

採蘭

悟虛

佈景 這件事發生於王其偉的家裏，一間嚴肅而整潔的大廳，廳中陳設着中國式的古老桌椅，屏風處有二門通內室。

(開幕後，採蘭自內門出打掃地方。)

王老太

(自內門出)

採蘭！少奶奶呢？

採蘭

在裏面梳頭呢。

王老太

哼！叫她出來？

(採蘭轉身欲入，王老太又呼之回。)回來！我問你，少爺昨天晚上回來沒有？

採蘭

昨晚我候門，等到十二點鐘，還不見少爺回來，我就去睡啦。不知少爺回來沒有？

王老太 (怒容) 懶骨頭！誰叫你等門等到十二點鐘就去睡的你不能再多等十二個鐘頭嗎？

探蘭 老太太！少爺每天晚上都是這樣，他過了十二點鐘不回來，就不會回來的。

王老太 賤東西！你好大膽敢和我強嘴！不給些苦你受，你不知道老太太的利害！(拿雞毛帚在手) 還不給我跪下去嗎！(照頭一鞭，探蘭順勢跪下)

探蘭 (現出很可憐的狀態) 老太太！我不敢了！

王老太 (拿起鞭子亂打) 你還敢和我強嘴嗎？(打一下說一句)

探蘭 我不敢了！我不敢了……(王老太打一下，探蘭答一句)

芷芳 (聞聲自內出) 婆婆！爲什麼一早又動氣呢？丫頭有什麼不對，請你告訴我，待我來管她、教她，你老人家又何苦生氣呢？

王老太 (以眼斜視芷芳) 哦！(聲重而長) 你的丫頭我就不能管啦嗎？(怒形於色) 我的兒子也要受我管，何況你們這些賤東西！(以手指芷芳)

芷芳 我並不是說你老人家不能管她、罵她。實在是恐怕你老人家生氣，急出毛病來。

王老太 哼！你不要假好心！你們主僕兩人不給氣，我受就夠了。

芷芳 婆婆！你老人家是我們一家之主，那一個敢給氣你受呢？

王老太 （氣憤憤的）唉！少奶奶你好利害！我實在說不過你，請你不要當面罵人。我這老東西，好像是你們家裏的一隻豬一條狗。只要你們主人歡喜，把一盤冷飯，兩三塊骨頭給他，他就感激到了不得啦。那個還敢做你們一家之主呢？

芷芳 婆婆！媳婦沒有什麼得罪了你老人家，今天為什麼說出這樣的話來呢？

王老太 我是你們家裏的豬狗，連丫頭也瞧不起我……（嗚嗚咽咽哭起來）

芷芳 （怒責探蘭）探蘭！你這該死的東西！為什麼一大早起來就得罪老太太！

探蘭 （仍跪在地下聲顫顫的說）少奶奶！我是什麼人？怎敢得罪老太太？

芷芳 不要多說啦！快過去和老太太叩頭陪罪！

探蘭 （從地下起來，向王老太叩頭）老太太，我以後不敢了。

王老太 滾開！（以脚踢之，探蘭倒他）你們想我死嗎？那一個受你們的生祭？

芷芳

(氣極了，聲色俱厲) 採蘭！你究竟怎的？把老太太氣成這個樣子！

採蘭

(仍跪在地下，帶哭的聲音說) 我剛纔掃地的時候，老太太問我，少爺昨晚回來沒有？我

說我候門候到十二點鐘就去睡啦。不知少爺回來沒有。老太太罵我懶骨頭，說我為什麼不再多候十二個鐘頭。我說少爺每天晚上都是…… (王其偉醉醺醺的東倒西歪的從外入。沒有

注意) 採蘭跪在地上，冷不提防絆着她的腳，蹣跚的摔了一交)

其偉

(在地上爬起來打採蘭兩個巴掌) 常言道『好狗不擋路』難道你連狗都不如嗎？好

好的跪在地下幹什麼起來替我脫鞋子！(坐在椅上。把腳伸給採蘭。採蘭正欲起身。王老太急

止之)

王老太

我不開口，誰也不許叫她起來！(以手指採蘭) 你昨晚等門，等少了十二個鐘頭，今天

罰你跪回十二個鐘頭！

其偉

媽！為什麼要罰她呢！

王老太

哼！為什麼要罰她？我正要問你，昨晚你究竟有回來沒有？

其偉 (吞吐其辭) 昨晚沒有……呵!我回來的!我回來的!

王老太 其偉說話要明白一點,不要半吞半吐的!你昨晚究竟在什麼地方?

其偉 昨晚我在同事家裏吃酒,做陪客。到了十一點鐘的時候,我就趕回來了。那曉得打了半天的門,你們沒有一個人出來開門。所以又轉回同事家裏去睡啦。

王老太 (執鞭在手。惡狠狠的向着採蘭) 採蘭!你這賤東西真會撒謊!你說昨晚等門等到十

二點鐘,爲什麼少爺十一點鐘回來就打不開門呢?你以後再敢撒謊不敢! (鞭之)

芷芳 昨晚我一夜都不能睡。總不聽見有一個人打門。你在外面不回家,是很平常的事。又何必撒謊,累人受打呢?

其偉 胡說!我那一回撒過謊?我那一晚是在外面睡過的?我昨晚不回家,是出於不得已的!

王老太 少奶!你真不懂禮,丈夫有什麼不好,不能當面教訓的。應當背地裏婉言勸導纔是。

其偉 算啦!算啦!不要鬧啦!我眼困得很呢! (說完大吐)

王老太 採蘭!今天暫時饒你一次,快起來扶少爺進去,好好的服侍他。

採蘭 (在地下起來，向王老太叩頭) 老太太！我以後不敢了！

(扶其偉入內)

王老太 (惡狠狠的望了芷芳一眼) 少奶！你看你現在成個什麼樣子。頭也不梳，粉也不搽，花也不帶，你這種難看的樣子，難怪我的兒子一見你就怕，不願意在家裏了。

芷芳 婆婆！這是什麼話呢？你不管兒子在外面胡鬧，反罵媳婦不會諂媚丈夫，天下那有這種道理的？

王老太 胡說！(拍桌) 我的話總不會錯的！『不聽老人言，吃苦在眼前』！你今天居然敢和我相罵起來嗎？我沒有娶你回來的時候，我的兒子是很好的。自從娶你之後，他就討厭這個家了，連我的話也不聽了。這不是你的錯處嗎？丈夫在家的時候，你應當好好的服侍他。他叫你怎樣，你就怎樣。你應該好好的修飾一下，頭梳得光光的，臉搽得白白的，身弄得香香的；他一見你，自然就不願意離開你。就是你叫他出去胡混，他也不去。今天他弄成這個樣子，完全是你不會服侍他的原故！

芷芳（以巾掩面而泣）唉！凡是做人媳婦的，難道都應當這個樣子的嗎？

王老太 那是自然的！誰人做媳婦不應該這樣的！我從前服侍老太爺的時候，真是小心到萬分。不但他叫我怎樣，我就怎樣。而且還要預先猜度他的意思，迎合他的脾氣。自己受了冤屈，連說也不敢說，還要笑嘻嘻的對着他。那個像你這樣！你連三從四德一點也不懂，真是枉費了你念過幾年書了！

芷芳 婆婆！什麼叫做三從，什麼叫做四德，我都懂的。我以為應當從的就從，不應當從的就不從。

王老太 哼！你懂什麼！你那里知道三從四德。你只知道不從不德！

芷芳（聲悲而憤）婆婆！我究竟那一樣是不從，那一件是不德？

其偉（聲勢汹汹的自內沖出）你不聽我媽媽的話就是不從！我吃醉了酒，你不服侍我，就是

不德！豈有此理！你這賤東西給我滾出去！（以掌推之，此時仍有醉意）

王老太 孩子啊！你不要多管閒事了，你去睡罷！

其偉 你們在這裡支離瓜拉的吵鬧，叫人怎能睡呢？（以手指着芷芳）你不服侍我也罷啦，還

要吵鬧，令人睡也不能睡，唉！娶得這種樣子的妻子，真真是晦氣啊！

王老太 少奶！你丈夫醉了你還不扶他進去歇歇嗎？

芷芳 （含淚忍辱）不要生氣了，我扶你進去歇歇罷。（一面走近其夫一面說）

其偉 （以掌推之）滾開！你不配服侍我！

芷芳 我不配服侍你，誰人纔配服侍你呢？

其偉 自然有人服侍我，難道我沒有你，就不能過日子啦嗎？

王老太 （撫其子）孩子啊！你今天吃醉了酒，不能再生氣的。媳婦不好，待我來管教她。好孩子

啊！媽媽扶你進去歇歇罷！（扶其子入內）

（芷芳坐椅上掩面而泣，約一分鐘探蘭手提一包袱出。）

探蘭 （走至其主旁見主哭亦哭）少奶！我們……

芷芳 探蘭！你爲什麼哭呢？

探蘭 少奶！你爲什麼哭呢？

芷芳 採蘭！我們女子處在這種地位……怎……怎教人不哭呢？（聲音悲顫，淚瑩瑩欲出，表示無限哀怨的樣子）

採蘭 少奶！你的地位比較我好得多，我……我……我就更不能問了！（聲慘而悲）

芷芳 採蘭！你手裏拿的是什麼東西呢？

採蘭 少奶！這是你的包袱。

芷芳 你拿出來幹什麼？

採蘭 老太太和少爺叫我拿出來的。少爺叫我們滾出去。起初老太太還不肯，後來少爺不知在老太太耳朵邊講了些什麼東西，老太太也就答應了。他們就收拾了這個包袱給我，叫我們一同滾出去。少奶！你看我們究竟……

芷芳 （站起來驚狀）什麼？他們叫我們滾出去嗎？唉！我既沒有父母，又沒有兄弟，叫我出去倚靠誰呢？採蘭！你進去請老太太出來，我們還是請他可憐，收留我們罷！

採蘭 （放下包袱）是啦。（入內，老太太在裏面大罵道：『不要臉的東西，趕快給我滾出去！』）

芷芳 (聞罵聲倒在椅中大哭起來) 唉！我的天……天呀！

採蘭 (自內出) 少奶！老太太不肯出來。她說不見我們這些不要臉的東西。少奶！我們還是進去當面求他罷。

(二人起身入內。剛至內門時，誰知內門已經關閉了。二人不能入。)

王老太 (在裏面大罵) 不許進來見我，趕快給我滾出去！我們家裏不容你們這些不從不德的賤東西！

芷芳 (隔門哀求) 婆婆！我不敢了。我以後聽從你的話就是了。請你開門，給我們進去，和你老人家陪罪就是了。(門內不應，二人推之不開。)

(二人正在推門的時候，悟虛老尼自外入。)

悟虛 (見二人推門狀，現出很驚奇的樣子) 少奶！你們在這裡幹什麼？

芷芳 (轉過頭來淚痕滿面) 唉！悟虛老師父，我……

悟虛 唉！阿彌陀佛……少奶！你為什麼哭呢？

芷芳 (垂頭飲泣) 唉…… (順勢坐在椅子上)

悟虛 採蘭……究竟什麼事？你過來告訴我罷！

(採蘭向悟虛耳語。小心翼翼的恐怕老太太聽見。時時回首偷看門縫，恐怕她在門內竊聽的樣子。)

悟虛 (聽採蘭耳語時點頭微喟) 少奶！你不用憂愁。待我去勸勸老太太。她和我老朋友，我想她總可以聽我的話的。(走至內門拍門) 老太太！開門啊！你的老朋友悟虛來啦！(門內不應)

採蘭 (拍門) 老太太！開門啊！悟虛老師父來啦！(門內仍不應)

(三人無可奈何，仍走至廳中。)

悟虛 我和老太太是十幾年的老朋友。她的脾氣古怪，我是曉得的。她要怎樣就怎樣。別人是不容易勸動她的。少奶！今天既然到這種地步，恐怕一時也不容易勸她回心轉意。你們現在暫時到我的庵裏住幾天，等到她的氣平了，我再送你們回來好不好呢？

芷芳 多謝老師父的好意！但是我現在不願出去，而且也不能出去。

悟虛 什麼緣故呢？

採蘭 我們出去之後，就不容易再回來了。

悟虛 唉！這種煩惱的苦海，不回來也罷啦。少奶！你是個聰明人。我請你自己細細的想一想！

芷芳 老師父！我知道人生是免不了煩惱的。我總不以爲遁跡空門，是免除煩惱最好的方法。老師父！你今天到這兒來有什麼事呢？

悟虛 沒有什麼事。我今天下山化緣，經過這裏順便過來和老太太談談心罷了。不想來得不湊巧，我改天再來罷。（下）

素貞 （很時髦的裝束，精神奕奕的從外入）芷芳！您好呵！咦！你爲什麼哭呢？

芷芳 素貞！我近來真是有冤無路訴呵！（以巾拭淚）

素貞 芷芳！我來看你十回，九回都是見你眼淚洗面似的。唉！你這種悲慘的生活，以後怎樣過呢？

芷芳 素貞！我以後的生活真不知道怎樣過纔好？婆婆是刁蠻的，丈夫是胡混的，我既沒有父母，

又沒有兄弟，誰來可憐我？！唉！你叫我還有什麼生趣呢？（以頭撞壁作求死狀）

素貞（急抱住他）芷芳妹！這又何苦呢？今天你又受了什麼痛苦？（誠懇的態度）你告訴我！我能够幫助你的，必定盡力來幫助你！

芷芳（哀痛欲絕哭不成聲）你還是讓我……去……死掉罷！（掙脫素貞之手伏在几上痛哭）

（採蘭此時亦垂頭飲泣。）

素貞 採蘭！你的少奶奶今天究竟因為什麼事這樣悲哀呢？

（採蘭欲說不敢說的樣子，望一望芷芳，回頭又望一望內門）

採蘭 因為……（回頭窺看驚惶不敢說的樣子。）

素貞 因為什麼？

採蘭 因為老太太和少爺……（又回頭窺看縮着不敢說）

素貞 怕什麼？你過來靜靜的告訴我！老太太和少爺怎樣？

(採蘭至素貞前用極細之聲，將前事告訴她，說時要作出種種的動作：如其偉之醉態，老太太之惡態，芷芳之可憐態，自己之受打態，和被趕逐態。)

素貞 (愈聽愈氣) 唉！這真是豈有此理！(頓足)

採蘭 (急掩其口) 不要給他們聽見了！

素貞 (氣憤憤的理直氣壯而言) 怕什麼？我不是你的少奶奶，她敢罵我嗎？難道我們女子是天生的賤種，應當做人家的牛馬嗎？

芷芳 好姐姐！我求你可憐他們，不要罵他們罷！

素貞 芷芳妹！你一點勇氣都沒有，他們怎不欺負你呢？他們叫你走，你走就是啦！這種人間的地獄，你還願意忍受下去嗎？

芷芳 唉！這種人間地獄，那一個願意忍受下去？素貞！我請你替我想一想，離開家庭的地獄之後，社會上簡直不把你當做人看待，依然把你再關進社會的大地獄裏面。你叫我出去怎樣生活呢？

素貞 他們欺負你，也就是因為這一點。假如你能够經濟獨立，還怕什麼？他們叫你走，你暫時就到我家裏去，我替你找職業去，又何必在這里搖尾乞憐，降低自己的人格呢？

芷芳 （沉思了一回）素貞姊！你這番話很對！我現在覺悟了！我與其做萬惡家庭的奴隸，不如做黑暗社會的明燈！我與其困死在家庭的地獄裏，不如戰死在社會的地獄裏！我與其把眼淚洗面，不如拿鮮血沐浴。素貞我走了！我決定走了！（言時堅決悲憤的樣子。）

素貞 好！走罷！這纔是一個有勇氣的人呢！

採蘭 楊小姐！你們都走了，我究竟怎麼樣呢？

素貞 採蘭！你可以到我的學校裏去念書。

採蘭 （跪下叩頭）楊小姐！你真是我的恩人了！

素貞 起來罷！不要動不動就和人家磕頭，你要曉得向人家磕頭是一件頂羞恥的事！

採蘭 楊小姐！你知道我是跪慣了的，從今以後我決不會再向人家磕頭的了。

王老太 （在裏面又大罵起來）你們這些賤東西，還不走嗎？

其偉 (在裏面也接口大罵) 再不走我們就……

芷芳 (聞之憤極) 走了!走了!我們這些賤東西走了! (三人同下)

其偉 (在裏面大罵) 我看你們這些賤東西非打! (拿着一根棍自內出王老太隨後)

王老太 那些賤人走了沒有?

其偉 (對着其母大笑) 哈哈……媽啊!這個法子真好!媽啊!我以後只見新人笑,不聞舊人哭了!哈哈…… (大笑)

(幕急閉)

第二幕

時間 與第一幕相隔一個月

登場人物 吳芷芳 楊仲甫 陳奇 何勇 楊素貞 探蘭

佈景 一間尋常報社的編輯室。後面有門通別一室。右壁擺着兩張辦公桌和兩張木靠椅。正面一張小圓桌，桌旁兩張沙發椅，椅旁一個衣架。左壁擺着一張長方桌。（蒙以白檯布）桌上紙筆狼藉，積稿一大堆。桌旁有一几，几上置有電話機一架。壁上時鐘正噹噹……打着十點。

開幕後芷芳已坐在右壁的第一張桌上打字，何勇在第二張桌上不停手的抄寫，陳奇在左壁長方桌上埋頭檢閱稿件，表示編輯很忙的樣子。

仲甫 （口含雪茄自後上）明天本報副刊女權運動號編輯好了沒有？
陳奇 差不多了。（仍埋頭檢閱稿件）

仲甫 有什麼重要的文章呢？

陳奇 有價值的文章有好幾篇。一篇是秋風君的女權之過去現在及未來，一篇是獨醒君的女權之誣賊；一篇是紅靈君的女權運動的經濟觀；一篇是綠茜女士的小說婦女的悲哀，此外還有一篇海鷗君的戲劇無名的女英雄，其餘還有幾篇詩和幾段隨感錄。

仲甫 這麼一來本報的聲譽，一定可以增高許多。至少也可以得到婦女的同情。我們不但在文字上提倡女權，事實上也是提倡女權。即如我們聘吳女士來這里做書記，就是職業解放的第一聲。

陳奇 這也是本報可以自豪的一件事！

仲甫 吳女士！我叫你打的那幾封信，打好了沒有？

芷芳 楊先生還差一點兒，我打好之後送到你的辦公室罷！

仲甫 好！你打好了送到我的辦公室來罷！我還有話和你商量。（說完了四處的巡了一會兒，口含雪茄，搖搖擺擺的下去了。）

(三人仍忙着作工。芷芳將信打完了，一封一封的套好，小心翼翼的拿在手中。輕輕脚步的入內門去)

何勇 (抬起頭來，雙手往上一伸，打了一呵欠，懶懶地嘆了一口氣) 噯喲！我的頭也寫昏了！

陳奇 老何！你的工作 finish 啦嗎？(站起來)

何勇 那有這樣快，還差得多呢！(站起來，走到室的中央)

陳奇 老何！你真是獸啦！從前只有你一個書記，你也是做這許多的工作。現在添了一個女書記，你也是要做這許多的工作。試問添那個女書記來吃飯的嗎？

何勇 唉！陳先生！不談罷！她們女子能够做什麼事呢？

陳奇 這些女子自己既然沒有本事，還要爭什麼女權，真是笑話！這個女書記來了之後，我覺得有許多不方便，她在這裡的時候，連說笑話也不能自由，老何！你為什麼不利用她一下幫你抄些東西呢？

何勇 真啦！不要拿我來開玩笑，我平生最怕和女子交際的。我寧願自己吃苦，實在不敢利用她

來幫我的忙。

陳奇 什麼原故呢？

何勇 老陳！你真是默啊！你不知道女子是天下的禍水嗎？你想利用她，她反爲利用了。你。女子利害得很！陰險得很！我真是怕她們！

陳奇 老何！你不要鬧笑話罷！她們怎能利用你呢？怕她什麼？

何勇 我真的怕她。

陳奇 什麼原故呢？

何勇 我怕她打破了我的飯碗。

陳奇 （冷笑）老何！你真是『杞人憂天』了！

何勇 陳先生我並不是『杞人憂天』，實在是『庸人憂飯碗』！我在這里每月得二十五塊錢的薪水，她所得的不過十五塊。假如我們倆所做的工作都是一樣，她心裏一定不服，免不了向總理說我的壞話，說我辦事的能力不及她。女子工錢又少，又能做事，總理一定辭掉我，另外再

請一個女書記來的。到那個時候我的飯碗豈不是給她們打破啦嗎？

陳奇 你這一番話說得很對！現在的時候，想找一個職業，已經是不容易了。如果職業再開放，女禁，男子不知道要餓死多少？老何！我的位置比較你的來得穩當些，因為現在的女子能够做編輯的人才很少，能够做書記的人才却是很多。老何！你的位置真真是有點危險啊！

何勇 是危險啊！有什麼法子想呢？

陳奇 爲什麼沒有法子想呢？

何勇 現在女權運動鬧得這樣利害，假使不把職業開放，她們那有不反對的道理。

陳奇 她們反對又怎樣呢？

何勇 假如她們同盟不嫁，豈不是要我們男子的命嗎？

陳奇 （大笑）這真是笑話！她們能够同盟不嫁，難道我們男子就不能够同盟不娶嗎？（望一望時鐘）

不要胡說了，快要十二點鐘啦。我們趕快把女權運動號的文章編輯起來罷！

何勇 陳先生我還有一句話要問你，女權運動究竟是男子的事呢？還是女子的事呢？

陳奇 女權運動是女子自己應當去幹的。男子只能在旁邊幫忙。

何勇 陳先生！我還要問你一句話，女子本來是有權的呢？還是本來就沒有權的呢？

陳奇 天賦人權男女都是平等的。女子本來是有權的，她們自己應當去把他爭回來。

何勇 陳先生！你愈講我愈糊塗了。你說『女子本來是有權的，她們自己應當去把他爭回來』

這句話我有點不相信。爲什麼女權運動號的文章大都是我們男子做的，而她們女子做的却不多見呢？從這一點看起來，我敢說女子本來是沒有權的。如果女子本來是有權的，爲什麼她們自己不爭？爲什麼要男子替她們做文章去爭呢？

陳奇 老何！你的眼光未免太狹窄了。女權運動是實際的事，不能專靠文字上鼓吹的。你不能說女子不做文章，女子就沒有去做女權運動。唉！然而說起來也可憐！文章尙且不會做，還能運動得到什麼結果出來呢？（冷笑）

何勇 是啊！她們就是想要做文章，也做不出來。那能像我們男子，拿起筆來就寫幾千幾萬字出來呢？我們因爲要出一張女權運動特號，就忙到要死，她們就一點也不管。未免太平了。

陳奇 她們雖然不會做文章，我想總不致連字也不會寫。把你所應抄的文章，完全給那位女書記抄罷，不然太便宜她了！

芷芳 （自內垂頭喪氣出）楊先生問你們的稿子編好了沒有？編好了送給他看。（說完了，坐在椅上，現出很懊惱的樣子。）

陳奇 吳女士！我們正有一點兒事要請你做。稿子差不多編好了。只有綠茜女士的小說沒有謄清。請你把他抄起來一同拿去給楊先生看罷。（將稿子及稿紙給她）

何勇 吳女士！這些是女權運動號的稿子。我抄不了這許多，請你替我拿去抄罷！（把稿及稿紙給她）

陳奇 老何！我們吃點心去罷！（二人下）

芷芳 （懶洋洋的把稿拿起來，看了一會又放下，微微的嘆了一口氣）唉！難道我的命運應該這樣的嗎……

仲甫 （自內出）稿子編好了沒有？

芷芳 稿子陳先生已經編好啦。不過還差一篇小說沒有謄清。

仲甫 他們上那兒去啦？

芷芳 他們吃點心去啦。

仲甫 (四處的望了一會。見室內無人，不禁放出輕薄的態度。) 吳女士！我剛纔在辦公室對你

說的話你究竟覺得怎麼樣？你要知道，我們這裏的規矩向來是不請女子的。不過我看我的姪女素貞的情面，纔把你請來做書記。你來了之後，同事當中有許多不滿意你的，他們都說我不應該把你請來，我都替你解釋，爲你辯護，我這樣誠懇的待你，究竟是爲的什麼呢？(以眼斜視之微笑) 我想你也應當體諒我的苦心，想一個法子來報答我纔是罷？(拈鬚翹首，佇候她答覆的樣子。)

芷芳 (起立正色而言) 楊先生！這是什麼話呢？你請我到這兒來，從感情上講，我是應當感謝你的；但是從學理上講，職業開放女禁，是很應當的事，再從時勢上講，現在的職業不能不開放女禁，你給我工錢，我替你做工。這就是很好的報答，此外還要什麼報答呢？

仲甫 (老羞成怒) 好不知抬舉的人！我給你工錢，你就替我做工，我現在限你到十二點鐘，把這些稿子完全抄起來給我。如果到時沒有，誤了我的事，我就對不起了！(盛氣而下)

芷芳 (拿稿在手，癡癡的看了一會兒，把稿大略的翻了一下) 唉！這種生活還是不能不勉強維持下去嗎？三十分鐘要抄五千字怎樣來得及呢？(無可奈何的坐下去趕忙的把稿子抄寫)

(抄不到幾個字。電鈴響了。她急忙放下筆，去接電話)

喂！那里？此地是民聲報社。你找誰啊？陳奇出去啦，你有事等一會兒再打電話來罷！

(放下聽筒。又急忙跑去抄寫，抄不上幾個字。電鈴又響了，她不得已又去接電話)

喂！那里？民聲報社。女權運動號明天儘可以出版。(停一會兒) 哦！哦！你有稿請趕快送來罷！

(放下聽筒。又急急忙忙跑回原位抄寫，寫不上幾個字，鈴聲又響了。她此時焦急萬分。然而不得不放下筆來接電話)

那里？是的，你找誰啊？我就是芷芳。你是素貞嗎？有什麼事情請你趕快說罷。是的哦！(一面聽一面作焦急狀) 請你簡單說罷！我現在沒有功夫聽你長篇大論。(停一會兒) 是啦！是啦！是

啦！快說罷！我的事情做完了就來。（把聽筒掛上，又急忙抄寫）

仲甫 （口含雪茄自內出）時間快要到啦，抄好了沒有？

芷芳 我實在沒有本事能够在三十分鐘內抄五千字。

仲甫 （拿她所抄的東西來看）『我給你工錢，你就替我做工，』這句話是你親口對我說的。我現在給你工錢。你居然不替我做工。試問你……

（陳奇何勇自外入。）

仲甫 你們上那兒去啦？

陳奇 我們去喝茶的。

仲甫 你們的事情都幹了啦嗎？

陳奇 稿子我早就編好了。你沒有看見嗎？

仲甫 沒有。

陳奇 （怒責芷芳）吳女士！我的稿子請你送給楊先生的，你沒有送去嗎？

芷芳 陳先生！我真是對你不起！因為那篇小說還沒有抄好，所以沒有一同送去給楊先生看。

何勇 你們女子真沒有用！這一點兒東西也抄不起來嗎？我在這里三年從來沒有誤過一回事。

一到你的手就……哼！你們女子做事到底是不成。（作譏笑狀）

芷芳 何先生！我請你自己問一問良心！你們是什麼時候把稿子交給我的？你交稿給我的時候，

已經是十一點半了，我請問你，能不能夠在半點鐘內抄完五千字？

陳奇 總而言之，是你自己不量力！你既然曉得不能抄完，為什麼當時又答應我呢？楊先生！這次的事情，我完全不負責任。

芷芳 楊先生！這也不能怪我。

何勇 不怪你怪誰呢？

芷芳 你們出去之後，編輯室裏只有我一個人，那個時候，接二連三的來了三個電話，我一方面又顧抄寫，一方面又要去接電話。這篇小說抄不起來，是出於不得已的，難道是我故意偷懶的嗎？

仲甫 算了！我明白啦！你們誰也不要怨誰。現在時間已經不早啦，請你們先拿這些稿子去給工人排板罷！（陳何二人拿稿下）那篇小說留在後天發表就是了。不過今天還是要吳女士負責任把他抄起來。吳女士！你拿了我的工錢，就要替我做工！（說完也搖搖擺擺的下去了）

芷芳 （坐在椅子上嘆一口氣）唉！（無可奈何只得埋頭抄寫，抄不上幾行，不禁又悲從中來。停筆拭淚）

採蘭 （女學生的裝扮穿着一套很樸素的制服。匆匆從外入）少奶！我今天放學很早。所以進來看看你。

芷芳 採蘭！你現在安樂了。你會想到我近來的苦處嗎？（拭淚）

採蘭 少奶！你在這里不是很安樂的嗎？為什麼哭呢？

芷芳 唉！採蘭！我有苦楚也沒有時間告訴你……（仍埋頭抄寫）

採蘭 少奶！你又有什麼苦楚呢？唉！我也有……（以巾拭淚）

芷芳 （停筆作驚訝狀）採蘭！你在楊小姐那個學校裏念書，是很快活的，還有什麼苦楚呢？

探蘭 少奶！我在學校裏念書，同學都瞧不起我，說我是丫頭出身的，配不上和她們那些小姐在一塊兒念書。除了楊小姐以外，其餘的先生都不大理我。校工也常常的拿我來開玩笑。唉！少奶！我受了這些苦楚，還不敢向人說呢。

芷芳 探蘭啊！我們同是苦命人，有誰來可憐我們呢？我有苦楚只有向你訴，你有苦楚只有向我訴，我安慰你，你安慰我就是了！（淚盈盈欲出，悲不自勝）探蘭！你以後不要叫我做少奶奶了，你把我當做你的姐姐罷！

探蘭 （感極而悲）姐姐！我恐怕配……配……配不上做你的妹妹罷（泣不可仰）

芷芳 （緊握其手）妹妹！我的好妹妹！你先回去罷！我隨後就來了！

探蘭 姐姐我回去了！

芷芳 好妹妹！你去罷！（探蘭下，芷芳仍坐下埋頭抄寫）

素貞 （自外匆忙入）芷芳！我剛纔打電話來，你沒有接到嗎？

芷芳 （站起來）接到的。（復坐下急急忙忙的抄寫）

素貞 你說事情完了，就到我那里去。你爲什麼失信呢？

芷芳 我的事情忙得很，請你原諒我罷。

素貞 他們都停工了，爲什麼你還要做工呢？

芷芳 你的伯父叫我做，我怎能不做呢。（仍急忙忙的抄寫）

素貞 嘿！這真是豈有此理！爲什麼女子做工的時間要特別長呢？女子工作的時間又長，工錢又少，這真是不平等到極點了！我進去質問伯父究竟是什麼理由爲什麼把我的同學當作牛馬看待？我看他怎樣的回答我？（氣憤憤的欲入內尋其伯父）

芷芳 （急起身止之）素貞！待遇不平等，還是小事，他還要我……（嗚咽起來）

素貞 他還要你什麼呢？

芷芳 （延佇一會，欲說不說的樣子。）這些話我說不出口，你自己想去罷！

素貞 （想了一會兒）嘿！想不到一個以指導輿論、改革社會自命的人，尚且如此。其餘的更不必問了。唉！芷芳你處處都受人的欺負，處處都受人的壓迫，難道是你的命該如此的嗎？

芷芳。唉！素貞！處處受人欺負，處處受人壓迫的女子多得很，何止我一個。你說我的命運應該如此，難道天下女子的命運，都應該如此的嗎？我們女子今天到了這種奴隸的地位，並不是命運上應該如此。實在是因為我們失掉女權的原故！我以為決不能歸罪於命運，只有歸罪於自己！我們自己為什麼自暴自棄！我們自己為什麼大夢不醒！我們自己為什麼不要臉！為什麼不爭氣！為什麼不努力！為什麼放棄人權而不爭！（言時聲色俱厲激昂悲憤）

素貞 芷芳！我聽了你這一番話，實在是慚愧得很！

芷芳 素貞！盡是慚愧也是沒有用的，我們努力去幹罷。

素貞 我今天來找你，就是爲了女權運動的事。我們因爲自己良心的覺悟，和時勢的要求，組織了一個女權同盟會。不過我們都是有職業的人，不能用全副精神去幹。然而會中又不能無負責任的人。所以我們大家的意思，要請一個有學問，有才幹，熱心負責的人做本會的總幹事。主持會務，總理一切。我們大家的意思，請你出來幫忙。不知你肯犧牲不肯？我剛纔打電話來找你，就是請你過去商量這件事的。

芷芳 這有什麼不肯呢？我寧可犧牲一切去從事女權運動。不過總幹事恐怕不能勝任罷。

素貞 （歡喜得很）那就好極啦！明天就請你把這裡的事情辭掉，搬到我們會所裏去住。專心致意的去幹女權運動的事罷。

仲甫 （自內出）那篇小說抄好了沒有？

芷芳 楊先生還差一點兒。

仲甫 哼！你究竟還想在這裡幹事不想？（怒目視之）

素貞 伯父！我要請你原諒她！因為我來了，和她多談了幾句話。就誤了她的時間。並不是她故意要誤你的事。

仲甫 素貞！你介紹來的人真好！只會吃飯不會做事！（冷笑作譏諷狀）

芷芳 楊先生！請你慎重些！不要當面罵人！你要辭退我，我馬上就走，請你把我所應得的工錢給我！

仲甫 你要走就走，我也不留你，你的工錢到明年今天這個時候來拿罷。

芷芳 (放出嚴厲的態度) 那是成不成的! 工錢是我的血汗換來的, 一文也不能少! 你一天不給
我, 我一天不走!

仲甫 (大怒) 你好利害! 我一文也不給你, 看你怎樣!

芷芳 (怒目視之) 你真不給我嗎?

仲甫 (拍桌大怒) 算的!

芷芳 真的嗎?

仲甫 不給你就不給你。看你有什麼法子!

芷芳 你不給我, 我就對你不起。把你在辦公室對我說的話, 和要挾我的舉動, 一起宣佈出去!
我看你要金錢, 還是要名譽?

仲甫 (急忙陪下笑臉來) 吳女士! 請你不要宣佈我剛纔不過是和你說笑話的, 請你原諒我罷!
(在袋裏急忙掏出三十塊洋錢出來) 吳女士! 這三十塊錢給你十五塊錢, 是你這一個月的薪水, 還有十五塊錢, 是我另外送給你買花粉用的。

芷芳 (拿了十五塊把其餘的都丟在地下) 我勞力換來的錢，當然是要的！其餘的還是你拿

回去多買幾個假面具帶帶罷！

(仲甫羞得滿臉通紅，連忙俯首拾錢。)

素貞 (當仲甫正在拾錢的時候對芷芳說) 我們走罷。(二人下)

仲甫 (拾錢起來。見二人都走了，恨恨的嘆了一口氣) 唉！惟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

(幕急閉)

第三幕

時間 與第二幕相隔約一星期

登場人物 吳芷芳 楊素貞 採蘭 王大年 王其偉 李大媽 李大毛 金二嫂

王三姑 小寶寶 馮仁恨 崔蘭芳 夏冰弦 倪光珠 王舜娥 李友梅

佈景 女權同盟會的辦事室。一間清潔的西式大廳。當中的壁上懸着兩面國旗。廳中擺着一張長方形的會議桌。（桌蒙以白布上置花瓶）兩旁有數張靠椅。國旗之下有一橫匾。上寫着「巾幗英雄」下款題着報界公會敬贈，兩旁有門，左門通街道去，右門通內室。

（開幕後芷芳頭髮已經剪了，坐廳中計畫會務。採蘭自外送報入。）

採蘭 （女學生裝扮頭髮也已剪了）姐姐這是今天的報

芷芳 （接報讀之。愈讀愈氣的樣子）唉！真是豈有此理！

採蘭 什麼事啊？

芷芳 你快去請楊小姐來，我有事和他商量。

採蘭 是啦（下）

芷芳 （繼續看報）這種顛倒事非的報紙怎能够代表輿論呢！

素貞 芷芳你叫我來有什麼事呢？（與採蘭自外入）

芷芳 （把報紙給她）你看這是什麼新聞（作憤怒狀）

素貞 （接而讀之）唉！這真是太看輕我們女子的人格了。

採蘭 報上究竟說些什麼東西呢？

素貞 報上的題目是「英雌大鬧參議院」他裏面說：「昨日女權運動同盟會代表吳芷芳、楊

素貞，二人爲女子參政問題，向國會請願，並運動議長勾結議員。談話間大起衝突，二人遂毆打議員，被警察驅出議場。下午二時國會開會，遂否決女子參政。」這種顛倒是非的報紙，真是氣死人了！芷芳！我們有什麼辦法呢？

芷芳 辦法我想了幾條，最好請大家來商量商量！

素貞 是的！讓我去多找幾位會員來罷。（匆忙下）

探蘭 姐姐！我剛纔經過王家的門口，聽見裏面吵鬧得很！老太太在裏面大罵道：『你這賤東西還不和我滾出去嗎？』後來又聽見一個女子的聲音說道：『你不叫我走，我也要走，我不是你頭一個媳婦那樣的人。』後來又聽見少爺哀求的聲音說：『媽啊！我好不容易纔得她肯到我們家裏來，你現在又要……』後來跟着一陣哭聲，底下說些什麼我就聽不清楚了。姐姐想必老太太又趕她的第二個媳婦了。

芷芳 探蘭妹！我們已經和王家脫離關係了，不要再管他們的閒事罷！

倪女士 （與崔女士自外入）我們在路上碰着素貞，她叫我們趕快來，究竟有什麼事情呢？

芷芳 有要緊的事商量！

崔女士 什麼事呢？

芷芳 請各位來就是討論力爭女子參政權的事。

倪女士 取消我們女子的參政權，真是豈有此理！

芷芳 對於這件事情，頭腦稍爲清楚的人，沒有一個是不氣的！

（李女士夏女士入）

李女士 今天叫我們來有什麼事呢？

芷芳 今天的報紙你們看見了沒有？

夏女士 我看過的。我看見取消女子參政權的事。我真是氣得不得了。我正想來這裡和大家商量辦法，剛剛接到素貞打電話給我，所以我馬上就來啦。今天就是爲這個事情開會嗎？

芷芳 是的！我們現在可以開會啦罷？

李女士 我們不等 Miss 楊和 Miss 王嗎？Miss 楊現在正去找 Miss 王呢？

芷芳 我們爲時間經濟起見，一面討論，一面等她們罷。

素貞 （匆忙自外入）我剛纔到王舜娥家裏去找她，她說她的老子在家不敢來。等一會兒她老子出去了，她才來呢。我們不要等她了，開會罷！（衆就坐）

芷芳 （起立）我們現在可以討論了。我們今天要討論的就是有什麼方法爭回我們女子的

參政權？今日我們中國的女子，處在奴隸的地位，各位是曉得的。受人種種的壓迫。種種的欺負，我們不但不敢反抗，就是向人訴苦，也沒有人可憐你！天賦人權，男女本來是平等的。爲什麼我們女子不能得着社會上平等的待遇？爲什麼人家敢來欺負我們？就是我們女子得不到法律上的保護。我們想恢復我們的自由，爭回我們的人格，就不得不打破一切不公正、不平等的法律。我們想要打破這不平等的法律，就不得不爭參政權。因爲我們參與政治，纔有權修改一切不公正、不平等的法律。所以只要把參政權爭得，其餘的問題就可解決了！望各位注意這個問題！誓死力爭才好！各位有什麼高見請貢獻出來！

倪女士 我對於這個問題，有兩種補救的方法：一種是治標的方法，一種是治本的方法。治標的方法就是我們現在聯絡全國女界上請願書於議會。一方面聯絡各議員，請求他推翻前議。有治標的方法還不够，還要有治本的方法。治本的方法，就是普及女子教育。爲什麼呢？假如他們議決女子有參政權，而我們女子自身沒有參政的學識和才能，這不是笑話嗎？所以我主張一方面上請願書，力爭女子參政，一方面倡辦學校，普及女子教育。（衆舉手表示贊成）

素貞 剛纔倪女士的話，我是很贊成的，我現在提議組織兩個委員會。主持這兩種事情。一個是參政委員會，一個是教育委員會。不知大家以爲怎麼樣？

崔女士 組織兩個委員會是很好的。我現在舉 Miss 楊 Miss 倪 Miss 夏三人主持參政的事體。Miss 吳 Miss 李主持教育的事體。

芷芳 這種事情是義不容辭的。但是女子教育的事情是很大的，我和 Miss 李兩人恐怕能力不夠，所以想請 Miss 崔也幫忙。

夏女士 委員既經選舉定了。我們現在就要分組討論進行的方法。我想請 Miss 楊做請願書。Miss 倪去打電報。我自己去聯絡國會議員。

素貞 這樣分配職務是很好的。我們分頭去幹罷！（楊倪夏三人下）

芷芳 他們的事情已經分配好了。分頭去幹了。我們的事情怎樣分配呢？

崔女士 我覺得辦這種事情，第一要有計畫。我想請 Miss 吳先籌畫一下。第二要有經濟，我想請 Miss 李去籌畫。第三要調查現在婦女的需要，我自己願擔任。

芷芳 好！我們就這樣分頭去幹罷！（崔李二人下）

其偉 （自外入現出很謙恭的樣子）少奶奶（叫了一聲，站着不動，表示很慚愧的樣子）

芷芳 （現出很驚異的樣子）你是什麼人？你來幹什麼？

其偉 少奶奶！請你原諒我！我當日因為吃醉了酒，糊裏糊塗的做了許多對不起你的事情，請你

看我們兩年夫妻的情面原諒我罷！

芷芳 你出去！這裡不是你來的地方！

其偉 少奶奶！你現在闊氣起來了。議長你也敢罵了，當然不把我放在眼內。但是你終歸是我的

人，你死掉，你的神主也是要安放在我們家裏的。現在何苦這樣薄情不理我呢？

芷芳 採蘭妹！你叫他出去！

其偉 採蘭！少奶奶不認得我，難道你也不認得我嗎？

採蘭 哼！少奶奶不認得你，我更不認得你，你還在這裡胡說亂道，我就去叫警察，拖你出去。

其偉 我是她的丈夫，是你的主人，我不怕你叫警察！

採蘭 你真不怕嗎？我馬上就叫警察把你拖出去！哼！王少爺想不到你也有今天……（怒下）

其偉 （向芷芳打恭作揖）少奶奶請你原諒我罷！我當日實在是吃醉了酒，種種對不起的地方，請你原諒我罷。我給你陪罪就是了！（跪下。芷芳以背向之。）你一天不理我，我一天不起來。

你一年不答應我，我一年不起來。請你原諒我，和我一同回去罷！

王女士 （自外入，走至其偉之後）你是什麼人？跪在這里幹什麼？（其偉回頭一看，羞得滿面

通紅，急遁而去）

採蘭 （自外入）我剛纔騙他要去叫警察，誰知真把他嚇走了。

芷芳 Miss 王你什麼時候來的？

王女士 我剛到的。剛纔那個跪在地上的人好像是你的丈夫。他不是把你趕出來的嗎？為什麼

今天來這里呢？

採蘭 他來求我姐姐回去的。

芷芳 不要說他了，我已經和他斷絕一切關係了！

王女士 今天你們會議的結果怎樣？

芷芳 我們剛纔會議的結果。一方面力爭參政權。一方面提高女子教育。你是此地大紳士的女兒，我想你不能不擔負一點教育經費的責任。

王女士 那自然，這是我應盡的義務。不過我還要回去問我爹爹。因為錢在我爹爹的手裏，我是不能做主的。（崔女士與貧苦婦女數人入）

崔女士 芷芳！我在外面稍為調查了一下，已經有一點頭緒了。我現在把他們帶來和我們談話。我們能够對於他們的情形更加明瞭。我們就可以決定教育的方針。

芷芳 （對衆婦女說）各位請坐罷！（衆婦女裝出辛酸瑟縮的樣子不敢坐）

崔女士 你們不要客氣，我們大家坐下來說話（衆坐下）

芷芳 你們大家念過書沒有？

衆人 沒有。

芷芳 你們想念書不想？

衆人 想的！

芷芳 你們爲什麼想念書呢？

小寶寶 我不曉得！

芷芳 (指別人問之) 你曉得嗎？

李太毛 我看見人家念書，所以我也想要念書。

芷芳 (又指別人問之) 你呢？

金二嫂 我在家裏不好過，所以想到學堂裏念書？

芷芳 (又指別人問之) 你爲什麼想念書呢？

王二姑 我想認得幾個字，來記記賬和丈夫通通信。

王大年 (裝束古老，目架大眼鏡，口含長煙筒，搖搖擺擺的從外入) 我的女兒在這里嗎？(衆

急起立)

王女士 爹爹！我在這里。

王大年 你在這里幹什麼？回去！

芷芳 這位就是王老伯嗎？失迎得很！王小姐在這里和我們商議辦學堂的事情。

王大年 （凝視芷芳一會兒）什麼？你們想辦學堂嗎？女子無才便是德，你們辦學堂來幹什麼？

崔女士 我們辦學堂是要提高女子的程度，增進女子的地位。（指着衆貧婦）王先生你看這班沒有智識的人，多麼可憐啊！

王大年 她們有什麼可憐。沒有智識，到安安靜靜的在家裏過日子。你們有了智識，反在外面胡鬧。今天鬧參政，明天鬧自由，後天鬧平等，這究竟成何體統？你們要鬧，我也不能管你，不過我的女兒斷斷不許她跟你們在一塊兒。（怒目向其女）回去！這種毒蛇猛獸也能和他們在一起的嗎？

王女士 爹爹！請你說話輕一點，不要一開口就得罪人，我在這里有什麼錯處，有什麼不好？

王大年 你們在一起鬼頭鬼腦的，不知又要鬧什麼革命？弄什麼風潮？我是此地的大紳士，不能看着你們鬧亂子。（怒目向其女）回去！『在家從父』這句話怎樣講的？

芷芳 王先生！我們在這里究竟犯什麼法？鬧什麼亂子？究竟你聽見誰說的？

王大年 王其偉告訴我的！幸虧他告訴我，不然我的女兒也給你們帶壞啦！（怒目向其女以手拖之）回去以後不許你再到這兒來！

崔女士 你雖然是她的老子，但是不能侵犯她的人格，損害她的自由！

王大年 什麼？我做老子的也不能管我的女兒嗎？哼！你們這班不要臉的東西！我不給一點手段！你們看看，你們還不知道王紳士的利害！（拖其女）走！跟老子回去！（惡狠狠的拖其女下）

芷芳 唉！想不到光天化日之下，居然有這種黑暗的事情！

王三姑 我們不念書了，我不知你們究竟是什麼人？（作走狀）

崔女士 我們是你們的好朋友。我們要教你念書，並不是害你們的。

李大媽 （匆忙自外入）大毛！大毛！

李大毛 媽！我在這里。

李大媽 你在這里幹什麼？回去！

芷芳 你的女兒在這里，我們想教他念書呢。

李大媽 我不和你們說？王紳士告訴我的，他叫我趕快把我的女兒領回去。（不由分說的一把

拖着其女就走）

衆貧婦女 我們不要念書了！我們不曉得你們是什麼人？不知道你們是幹什麼的？（衆一湧而

下）

芷芳 （氣得連話也說不出來）唉！（二人互視）

崔女士 （氣得連話也說不出來）唉！

馮仁悵 （自外匆忙入）你們趕快走，王紳士去告訴我們區長。說你們此地是過激黨的機關，

現在有公文來把你們解散。（把公文拿在手中現出雄糾糾的樣子。芷芳與崔女士看看公文一語不發。表示滿腔悲憤的樣子）

（啞場約三十餘秒鐘急閉幕）

第四幕

時間 與第三幕相隔約一個月。正是初秋的天氣。

登場人物 吳芷芳 採蘭 悟虛 土匪 樵夫

佈景 幽深的林壑。當中有一間小小的茅屋。屋的後面靠着一幅長滿藤蘿的峭壁。幾株豔黃的野菊和幾片紅葉點綴其上。屋旁有幾塊可以坐臥的巖石。從屋的右面望過去，只見茫茫的野草，淡淡的秋山。和一條灣曲的小溪。一抹夕陽，斜斜的掛在天末，幾片晚雲靜悄悄的孤零零的站在秋林之上。此時正是初秋薄暮的時光，愈加顯出淒涼寂寞的幽美。

樵夫二人唱着鄭板橋的道情背着一大捆柴從樹林裏面出來。

樵夫 (二人合唱着) 老樵夫，自砍柴，細青松，夾綠槐，茫茫野草秋山外。豐碑是處成荒塚。華表千尋臥碧苔。墳前石馬磨刀壞。倒不如，澗前沽酒，醉醺醺山徑歸來。

樵甲 (走至茅屋之前以手推門) 時候不早啦，爲什麼這兩個女子還沒有回來呢？

樵乙 這兩個女子的來歷真是奇怪，看起來不像我們鄉下的女人。

樵甲 近來我挑柴進城裏去賣，在茶樓上，聽說城裏面出了一個女瘋子。

樵乙 怎樣瘋法？

樵甲 聽說她好好的把頭髮剪掉，有好好的太太不做，跑到衙門裏去和議員老爺吵嘴，婆婆也不要，丈夫也不要，一天到晚在外面跑，城裏的人個個都罵她。你想這種人還不是瘋子嗎？

樵乙 現在怎樣呢？

樵甲 現在不曉得她跑到那里去了。

樵乙 住在這里的人也是剪了頭髮的。

樵甲 恐怕就是這個瘋子罷？但是，此地有兩個，不知是那個大的呢？還是那個小的呢？

樵乙 我昨天經過這里，碰着那個小姑娘在這里打草鞋；我就問她姓什麼的？她說她沒有姓的。

我再問她叫做什麼名字，她又說忘掉了。我又問她打草鞋來幹什麼？她說拿進城裏面去賣的。我又問她爲什麼要搬來這里住？她對我笑了一笑，就跑進屋子裏面去了。真有點像瘋子呢？

樵甲 這兩個的確是瘋子，不然這種冷清清的地方，怎麼敢住呢？

樵乙 就是我們兩個人在一塊兒；我也有點害怕。

樵甲 你怕什麼呢？怕野獸嗎？

樵乙 不是。

樵甲 怕鬼嗎？

樵乙 不是。

樵甲 究竟怕什麼呢？

樵乙 怕那些穿灰色衣裳的丘八太爺。

樵甲 他們都是住在城裏面的，那會來到這裏？

樵乙 你要知道他們把帽子一丟了，就是土匪。前天晚上南頭村李家不是給他們搶得乾乾淨淨嗎？

樵甲 不要說了！說起來我就害怕，我們住在深山裏面，也不能安安靜靜的過日子，唉……

採蘭（鄉姑娘裝扮，手裏提着一個籃，籃裏放着許多蔬菜和白米，她剛從外回來，拿出鎖匙把門開了，正在開門的時候，口裏說道）天晚了！姐姐爲什麼還不回來！（將東西拿進茅屋裏復出來）

樵乙（當採蘭拿東西進屋裏去的時候對樵甲說道）那個小姑娘回來了！我們再去問問她。
樵甲（當採蘭自茅屋裏復出來的時候問她道）小姑娘！我問你，你們究竟是從什麼地方來的？爲什麼來到這裏？

採蘭（對之一笑搖首不語）……

樵乙 請你告訴我們罷！

採蘭（對之又一笑搖首不語）……

樵甲 告訴我們罷！我們對於你們的來歷不明，所以才問問你，並沒有什麼意思的。

採蘭（微微的一笑，懶洋洋的答道）我們自己也不明白爲什麼我們要住在這裏！

樵乙 奇怪！你們不曉得自己的事情嗎？不是你們自己願意搬來的嗎？

採蘭 誰人願意搬來這里住。

樵甲 那麼誰人叫你們搬來的呢？

採蘭 誰人叫我們搬來的，我也不知道，你等我姐姐回來問她罷。

樵乙 你的姐姐呢？

採蘭 上山砍柴去了！

（芷芳村婦的裝束背上負着一捆柴，很愉快的從樹林裏出來。）

採蘭 我的姐姐回來了！

芷芳 （將柴放在茅屋的一旁很親摯的愉快的執着採蘭的手用溫和的聲音說道：）採蘭妹！

我親愛的採蘭妹！我回來了！我們做的草鞋拿進城去賣了嗎？

採蘭 賣了一塊五角錢，我就拿來買米、買菜回來了，姐姐！他們要問我們的來歷，你可以告訴他們嗎？

樵乙 大姐姐！究竟誰人叫你們搬來的？

芷芳 (把他望了一眼，延停了一會兒。) 你問來幹什麼？

樵甲 我們看見你們兩人，不像我們這里的人，心裏面奇怪得很！所以要問個明白。

芷芳 不是我不敢告訴你，實在是，是不願意告訴你。

樵乙 什麼原故呢？

芷芳 要我多說幾句呢？恐怕三天三夜都說不了。少說幾句呢？又恐怕你們不懂。所以不願意告訴你們。

訴你們。

樵甲 那麼，請你少說幾句給我們聽罷！

芷芳 你們能聽得懂嗎？

樵乙 懂的！說罷！

芷芳 (咬着牙根極悲憤的說道：) 黑暗的社會迫我們到這里的！無情的人類趕我們到這里的。
的。

(說時要沉痛。)

樵甲 (靜悄悄的問樵乙道) 她說的什麼?你懂嗎?

樵乙 我不大懂。你呢?

樵甲 我也不大懂。(對芷芳說) 那麼請大姐姐多說幾句給我們聽聽罷!

芷芳 我就是多說幾句,你們也未必聽得懂。

樵甲 懂的!這回一定懂的。

芷芳 (很感慨的說) 我是一個被家庭所棄的婦人,我是一個被社會所棄的女子,我愛人類,反被人類所棄。我愛社會,反被社會所棄。我現在什麼都不愛了,只愛我自己,我相信我自己絕不會自棄。

樵甲 老二!你懂她說些什麼?她愈說我愈不懂了。

樵乙 瘋子說些瘋話,誰也聽不懂的。走罷!時候不早了。

樵甲 好的。我回去告訴我的老婆!叫她明天來看瘋子。

樵乙 好!我也回去告訴我的老婆去!(二人一面走的時候,一面回頭看芷芳似乎想努力去了)

解他們究竟是什麼一種人的樣子。

採蘭 唉！連砍柴的人也把我們當作是瘋子。

芷芳 有智識的人尚且把我們看作毒蛇猛獸，何況他們呢？唉！我真是可憐他們啊！

採蘭 姐姐！今天你太累了，讓我來煮飯，你去歇歇罷！

芷芳 （坐在屋旁的巖石上）採蘭妹！今天我因為多砍了一點柴，腰部酸痛得很，我稍為休息休息就好了。時間不早啦，你趕快煮飯罷！

（採蘭入屋內取烹調具出來，在巖石下煮飯，芷芳則很適意的在那里走來走去的散步。）

採蘭 姐姐！我們這種生活有趣嗎？（一面淘米，一面說着。）

芷芳 採蘭妹！我覺得我們這種生活，才是深刻的有趣味的人生啊！（入屋取唐詩三百首出來，

坐在巖石上看。）妹妹！你在這里覺得寂寞嗎？

採蘭 有時候也會覺得寂寞。但是一想到那些無情的人類，就寧願終身做一個孤獨的人。（一面煮飯一面回答。）

芷芳 你覺得寂寞的時候，可以向書中去找朋友，書中的朋友才是真的。他待你始終都是一樣。你用十分的感情去待他，他就用十分的厚意來報答你。

探蘭 姐姐！這句話是真的！拿我們從前在女權同盟會裏所認識的朋友來說，真是好像做了一場大夢，現在那一個還想到我們呢（一面煮飯一面談話）。

芷芳 妹妹！舊事不要重提了！我想起來就傷心得很！（看唐詩至杜甫的佳人時，她高聲朗誦起來）『絕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自云良家子，零落依草木。關中昔喪亂，兄弟遭殺戮。官高何足論，不得收骨肉。世情惡衰歇，萬事隨轉燭。夫婿輕薄兒，新人已如玉。合昏尚知時，鴛鴦不獨宿。但見新人笑，那聞舊人哭。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侍婢賣珠迴，牽蘿補茅屋。摘花不插髮，采柏動盈掬。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讀完了不禁觸動前事，悲從中來，淚簌簌的落了。）唉！誰知千年以前已經有爲我寫照的人了！

探蘭 （急至芷芳之前。）姐姐！你看書看得好好的爲什麼哭起來呢？

芷芳 我看了杜甫的五言古詩佳人詩裏面所說的，和我的境況一樣。不由得不得不傷心起來。

採蘭 「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這句話是姐姐嘗嘗講的。我現在拿回來勸姐姐，姐姐！何必這樣……（悲傷起來，以衣角拭淚。）

芷芳 採蘭妹！（把書放在巖石上站起來。）我現在看破了！我覺得世界是一個大戲臺。人類就是臺上的戲子，什麼時候演喜劇，他們自己不曉得，什麼時候排演悲劇，他們自己也不知道。他們只知道聽班主的指揮，班主叫他做神，他就說神話；叫他做鬼，他就說鬼話。大家都是戴着假面具去做戲！採蘭妹！我現在已經跳下戲臺了！看別人戴着假面具去談戀愛，說道德，演滑稽的趣劇了！我還有什麼憂愁呢？

採蘭 姐姐！不要想從前的事了。我們來計劃以後的生活罷！

芷芳 妹妹！我是一個主張進求成功，退求快樂的人。絕不抱悲觀，絕不肯輕生。世界這樣的大，我絕不相信沒有一片乾淨土，是我安身立命的地方。採蘭妹啊！我們自己耕，自己種，自己砍柴，自己燒飯，誰人能有我們這樣的快樂！

採蘭 是的！誰人有我們這樣的快樂！姐姐！我們的屋漏了！請你把鑿刀給我，讓我去牽引壁上的

藤蘿，使牠生長在我們的屋頂上罷！

芷芳 噯！妹妹！不好了！我的鐮刀放在山上忘記帶回來了。

採蘭 放在什麼地方？讓我去拿罷！

芷芳 你拿不到的，還是讓我自己去罷！（很匆忙的向樹林深處去了。）

採蘭 （把已熟的飯菜，以碗盛起來，放在巖石上。）姐姐回來就有飯吃了！（自語。）

（土匪三人，自峭壁後轉出。）

匪甲 噯！這個地方也有人住的！

匪乙 該是我們的運氣到了。

匪丙 那個小姑娘還預備飯在那里等候我們呢？

匪甲 弟兄們！別客氣！吃了再動手！（三人把採蘭預備的飯，拿起來狼吞虎嚥的食了。）

採蘭 你們是什麼人？為什麼吃掉我的飯。（欲上前搶回）

匪甲 （出手槍指之）我們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人！不但要吃你的飯，還要吃你的肉！

採蘭 (嚇得面如土色，戰戰兢兢的說道) 你……你……你們是……是土匪嗎？

匪乙 什麼？你罵我們嗎？我們是山上的皇帝！老三！你把她看着！(匪丙以槍指着她)

採蘭 姐姐啊！你千萬不要回來啊！唉！千……千……千萬不要回來啊！(哭起來，匪入屋將芷芳的物一劫而空。)

匪甲 老三！把她帶去！

匪丙 老大！這個姑娘到還漂亮，至少可以賣得三百塊錢。(一手執採蘭之衣領) 走走！走走！

採蘭 (啼哭甚悲) 姐姐啊！世界真無一片乾淨土！我……我……我不能再見你了。

匪乙 咦！她還有一個姐姐呢！我們在此地等她回來，把她一同拉去！老大！老三！不要走！

採蘭 (情急智生，急忙換口哭道) 姐姐啊！你已經死了！到是很快樂的！你的妹妹不……不……

……不能再到你的墳前哭你了！

匪甲 (被她騙了) 老二！走罷！她的姐姐是已經死掉的！我們還在此地等鬼嗎？走罷！(三人拖

採蘭下，採蘭哭哭啼啼不願走，拼死的睡在地下，匪二人抬之下，當拖她的時候，她的鞋遺落一

只在地上。

芷芳 (在壁後大聲叫道) 妹妹！我的鑷刀拿來了！(出來見狀，初則現出疑惑的神情，繼而考察一下，現出決定是賊劫的神情。) 噯！噯！壞啦！壞啦！我的採蘭妹呢？(又疑她藏起來，趕快四處的找她。) 妹妹！妹妹！採蘭妹！(見地上採蘭的遺鞋，知她被擄了。她此時要現出又悲又憤又憐又惜的狀態，種種辛酸悲楚，一齊湧到她的心頭。眼睛看着遺鞋，兩手發抖，嘴唇微動，口慢慢的變作欲哭樣子。晶瑩的淚珠兒，含着在眼角裏，用極悲慘辛酸的聲音斷斷續續的道) 唉！唉！採蘭妹！我最親……親……親愛的採蘭妹！你……你……你的結……結……結果就……就……就是這樣啦嗎？我……我……我還是……(哽咽不已)

悟虛 (自樹林裏出來，見芷芳急退兩步，將信將疑的樣子，把她細看了一會兒，認定是芷芳，急忙上前。) 唉！阿彌陀佛！王少奶！你是王少奶嗎？

芷芳 (慢慢的轉過頭去，懶洋洋地答道) 老師父！我……(哽咽不成聲)

悟虛 唉！我真夢想不到你會流落在這裏！你為什麼哭呢？

芷芳 (以遺鞋示之搖首不語。再以手指茅屋仰首視天，無力的殘陽和她可憐的淚臉作極親愛的接吻。)(此時舞臺上應以紅光照其臉部愈加顯其悲容。)

悟虛 (站在一旁看着這種悲慘的情景垂頭微喟。……)(此時啞場約三十秒鐘。)

悟虛 唉！阿彌陀佛！究竟爲什麼呢？

芷芳 唉！老師父！我的苦楚說三年也說不了！我的憂愁用盡東海水也洗不清！

悟虛 唉！可憐的人啊！你到我的庵裏去住罷？

芷芳 我不去！我要在這裡看清楚這個黑暗的世界，究竟包藏着多少罪惡！

悟虛 (現出極慈悲的樣子拖着她。)(到我的庵裏去罷！可憐的人啊！唉！阿彌陀佛！(二人下))

(幕急閉)

第五幕

時間 與第四幕相隔一星期。

登場人物 吳芷芳 老尼姑悟虛 幻覺中人（藝術家夫婦——男的奏凡釗林，女的跳舞。女科學家二人——皆服博士服，一持顯微鏡，一持試驗管。外國公使八人——英俄德法美日義奧。中國女外交家、女教育家、小學生數人。）

佈景 一個幽靜的山谷，四面高峯，當中一條羊腸小徑。谷之右方，有一尼庵，從外面可以看見低眉的古佛，和桌上如豆的青燈。佛堂右方有一張破榻。榻後有門通另一室，芷芳擁被而臥，露出消瘦的病容，此時正是天將曉的時候，空中殘月搖搖欲墮。（此時舞臺上下燈光全熄，只照以綠光。）

（開幕後約一分鐘，老尼自內出至佛前燒香誦經，芷芳時時發出呻吟聲與念佛聲相應答。）

悟虛（出來先上香四柱。每上一柱香的時候先雙手拈之，次以香頭向佛，雙手舉起與眉間平，然後插入香爐中。香上畢，即合手念經，念『朝時課誦』所念的經爲「大佛頂首楞嚴神咒。」經文如下）

南無楞嚴會上佛菩薩（念三回）

妙滿總持不動尊 首楞嚴王世希有 銷我億劫顛倒想 不歷僧祇獲法身 願今得果成
寶王 還度如是恆沙衆 將此深心奉塵刹 是則名爲佛報恩 伏清世尊爲證明 五濁
惡世誓先入 如一衆生未成佛 終不於此取泥洹 大雄大力大慈悲 希更害除微細惑
今我早登無上覺 於十方界坐道場 般若多性可銷亡 爍迦羅心無動輕 南無常住
十方佛 南無常住十方法 南無常住十方僧 南無釋迦牟尼佛 南無頂佛首楞嚴 南
無觀世音菩薩 南無金剛菩薩（念至此，拜佛十二拜，拜後從右手取佛珠來念「南無阿彌
陀佛」十二聲，以手數佛珠，記號數。每念一聲佛，則一拜，拜時右手先下，次左手放在右手前
一步，次右手再往前移半步，與左手並齊，頭叩至手放處，叩頭三個，再打一個問訊——即左手舉

右手之外，深深一揖，復舉至眉齊，即誦經畢。）

芷芳 （呻吟）唔！唔！

悟虛 你現在覺得怎麼樣呢？

芷芳 老師父！我很多謝你，我很感激你！社會上的人個個都攻擊我，嘲笑我！使我在社會上無立足之地，老師父肯大發慈悲收留我。我真不知怎樣報答你纔是！（這時聲要悲悅）

悟虛 （合十）阿彌陀佛！你總算與佛有緣。我當初勸你早脫紅塵，你不信我的話。今天果然不出我出家人所料，惹得滿身魔障，真是可憐！「起眼若登南海岸，回頭便是普陀山。」你在我這里靜靜的休養，不要再胡思亂想，自尋苦惱。待你的病好了，然後再剃髮入空門。那時候六根清淨，五蘊皆空，完成正見了。

芷芳 老師父！我蒙你收留，又蒙你超度，我怎敢不聽老師父的教訓呢？但是我的病恐怕不能好了。我死了之後，望老師父大發慈悲，可憐我這個無主孤魂，念經超度我，我就感激不盡了。（極悲的聲音說，淚盈盈欲出。）

悟虛 唉！生生死死，死死生生，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生固然很好，死又何嘗可怕！死了倒是一個大解脫。不過我們任他自生自死，不可強求，生的時候不要想死，到應死的時候，不必貪生，你把生死關頭明白了，自然可以得着一切大慈悲！一切大無畏！一切大解脫！

芷芳 老師父！我聽見你這一番話，心裏很快樂。我自問我現在是到應死的時候了，又何必再貪生呢？

悟虛 佛家道理，不是一時可以頓悟的，你好好的去睡一會兒罷，我現在要去坐禪，也沒有功夫和你細說了，你現在妄念太多，何不也坐一會兒禪呢？

芷芳 好！我也坐一會兒禪，（從牀上欲坐起而無力，老尼扶之。）

悟虛 坐禪的時候，最緊要的是心靜，坐的樣子，要五心朝天，不可倚，不可靠，不可胡思亂想，這樣坐禪，方才有益，這些話我前幾天也對你說過，現在不必再多說了，我現在進去坐禪啦，一枝香後我再出來看你。（慢慢的入內將至門時，再回頭對芷芳說：）你千萬不要胡思亂想，想入非非！

芷芳 知道了！（在牀上坐了一會兒，面上現出笑容。表示正在想入非非的樣子，此時台上蒙以綠紗，電燈一黑即開。有藝術家夫婦現於芷芳之前，男的拉凡鐸林，女的跳舞。出現約一分鐘，電燈一黑，藝術家夫婦不見。燈光復明而女博士二人又現於芷芳之前，一持顯微鏡作觀察狀，一持試驗管作試驗狀。約一分鐘電燈一黑，女博士不見了。燈復明而一女教師與一班天真爛漫的兒童游戲狀又現於芷芳之前。約一分鐘，電燈一黑，教師與兒童不見。而女外交家與八國公使又呈於芷芳之前，諸人作會議狀，每人之胸前皆各掛其國旗。約一分鐘電燈一黑，諸人皆渺。芷芳此時把眼一睜開，四面觀望，表示如夢才覺的樣子，大叫一聲口吐鮮血。（當其起身坐禪的時候，口中預先含一口紅色的菓子露，或紅山楂露，到此時便吐出。）

悟虛 （自外端一碗藥入）少奶奶藥好了。（見其滿地鮮血，大驚，急把藥放在一旁。）少奶奶你怎麼樣了？我去一會兒，你為什麼就變成這個樣子呢？唉我……

芷芳 （起半身，悟虛以手扶之。）採蘭妹啊！女權運動成功啦嗎？（似很無力，隔了一會又說）採蘭妹！女權運動成功了！女權運動成功了！我看見一對藝術家的夫婦，很自由很快樂的，這不

是男女平權啦嗎？我看見兩個女博士在那里發明科學，這不是女子的學問提高啦嗎？我看見一個女教師教一班小學生，這不是女子得着職業上的解放啦嗎？我又看見一個女外交家和八國公使會議，這不是女子有了參政權啦嗎？哈哈！探蘭！女權運動成功了！女權運動已經成功了！（此時她的神經昏亂了，把悟虛誤認為探蘭。）

悟虛 少奶奶！你住在這深山空谷裏面，從什麼地方看見你剛纔所講的事情呢？少奶奶你睡下靜養一會兒罷！不要再胡思亂想了。

芷芳 什麼？我剛纔是做夢嗎？不！不是的！女權運動一定成功的！探蘭妹啊！想不到女權果然有爭回的一天！哈哈！探蘭妹啊！我快樂死了！探蘭妹啊！我快活死了！（從牀上跳下地來，把香爐中的香脚拋在空中。）女權萬歲！女權萬歲！哈哈……（大笑。）

悟虛 噯！噯！不好了！少奶奶你瘋了嗎？你究竟怎的？

芷芳 （把桌上的佛經拿起來當作唐詩來念。）絕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自云良家子，零落依草木……

悟虛 (把佛經搶過去) 少奶! 你怎麼把佛經當作唐詩來念呢? 唉! 好好的一個人, 怎麼會變成一個瘋子? 你好好的靜養罷! 如果你還是這個樣子糊塗, 我就要趕你出去了。

芷芳 (聽見趕你出去四個字, 忽然聯想到王家, 即時就把老尼誤認是王老太, 她此時忽木立不動, 把她在王家做媳婦時候的舉動表演了出來) 婆婆! 我不敢了, 我以後聽從你的命令就是了。

悟虛 不好了! 越說越瘋了! 王少奶! 請你定一定神, 認清楚這是什麼地方! 細細的想一想, 究竟是誰人叫你到這里來的?

芷芳 (因這句話又聯想到在空谷與樵夫問答的事情) 你們聽得懂嗎? 黑暗的社會迫我到這里的! 無情的人類趕我到這里的! (忽又憶起素貞勸她離家的情形) 素貞姐! 我現在覺悟了! 我與其做萬惡家庭的奴隸, 不如做黑暗社會的明燈! (說這兩句話要咬牙頓足, 雙手握拳作撲人狀)

悟虛 (見狀急奔) 唉! 阿彌陀佛! 不得了, 她要打人了!

芷芳 (忽又想起其偉求她回去的情形) 你究竟是什麼人？我不認得你！悟虛此時繞牀而走，芷芳追之，桌上之木魚從桌上墮在地下，芷芳不提防踏着木魚，一交蹣在地下，爬起來拾着木魚，又誤認作探蘭之遺鞋，捧着木魚，兩手發抖，放聲大哭起來。唉！唉！探蘭妹！我最親……親……親愛的探蘭妹！你……你……你的結果……就……就……就是這樣拉嗎？我……我……我不能再見你了！(放聲大哭。)

悟虛 (站在一旁發抖，口裏不絕的念佛。) 南無阿彌陀佛……

(幕急閉)

——全劇完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初脫稿於東南大學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江蘇省立第一女師演於南京

一九二三年一月一日安徽省立第二女師演於蕪湖

一九二三年十月十日南京美術專門學校女子部演於南京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一日改訂於南京平民教育促進會

一九二四年八月四日再修改於杭州陶社

文學研究會叢書

瑪麗

一册 三角

此為敬隱漁君的創作集共含養真瑪麗嬋娜寶篋等數篇敬君以婉妙細膩的文筆描寫近年來青年的兩性煩悶之心理失意的情緒充溢在這本集子裏讀者當能感到同情

我的生涯

一册 四角五分

李藻譯 此書為一個俄國農婦自述其一生事實經托爾斯泰修改潤飾而成我們從這一部書裏可以看出當時俄國專制政府之暴虐和平民被壓迫的情況

線下

一册 七角

葉紹鈞著 此為葉君創作集第三冊自出「火災」後到現在所作小說都在這裏了共小說十一篇題材與風格比前出兩集都有不同扼要地說作者想脫出空想的網羅可於此窺見

印度寓言

一册 三角五分

鄭振鐸編譯 印度是寓言的發祥地很有許多機警可喜之作流傳至今鄭君選譯出來編為此書分爲兩册本册包含五十餘則

新文學概論

一册 四角

章錫琛譯 此書分前後兩編前編文學通論論述文學之原理及性質後編文學批評論述文學批評之原理及方法書中引證泰西諸國權威的著述非常詳贍而條理整齊裁斷謹嚴尤為可貴譯文亦明白曉暢不可多得

萊森寓言

一册 二角

鄭振鐸譯 本書共收寓言三十餘則為德國十八世紀大文學家萊森(Lesens)所作以極簡明極有趣的故事寫出極深邃的真理與道德訓條

商務印書館發行

文學研究會叢書

慳吝人

高貴常譯 本書描寫守財虜之醜態。含意深沈。用筆詼諧。使讀者於溫諷之餘。自然猛省。末附「裝腔作勢」短劇一篇。亦為毛氏著名諷刺劇之一。一冊五角半

青鳥

傅東華譯 此劇為近代最著名的象徵派戲曲以青鳥為人間幸福的象徵。用婉妙空幻的敘述。指示我們以正當尋求幸福的路。一冊六角半

華倫夫人之職業

潘家洵譯 華倫夫人之職業。是英國著名小說家。其內容...

長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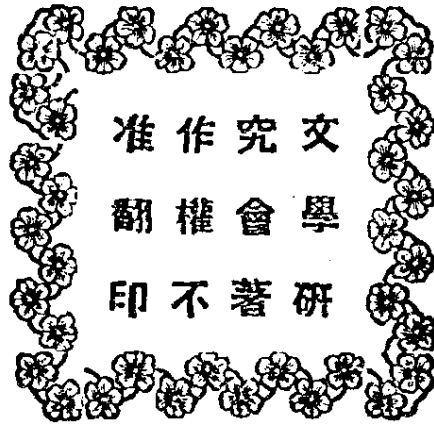
戲劇家高斯。由鄧。紋。有一。之。女。母親。中。於。及。瑣。言之。三角

商務印書館

天沈澤
個的到王中

Chinese Literary Association Series
The Forsaken Wife
 A Play by Y. Hou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五年七月初版



文學研究會 棄
 通俗戲劇叢書
 婦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貳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滙費)

作者 侯 曜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商務印書館

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吉林 龍江
 濟南 太原 開封 西安 南京 杭州
 濟南 太原 開封 西安 南京 杭州
 張家口 廣州 衡州 成都 梧州 廈門 福州
 新嘉坡

